



十一

詩
詩
自十五至十七

服部文庫
117
162
7



117
162
7

詩書古傳卷第十五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小雅

采菽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
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左氏傳襄公十一年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郟豫董

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左氏傳襄公二十一年杜預曰：詩小雅孔穎達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案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左氏傳：詳見菁菁者莪。杜預曰：采叔，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云：秦伯饗公子。云：明日燕。秦伯賦采叔。國語：詳見六月。韋昭曰：采叔，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荀子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

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勸學篇

又曰：明主誦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

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儒效篇

孔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詳見周南

韓詩外傳曰：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

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

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

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第四卷

又曰：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同上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

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答。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

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韓詩外傳第八

卷

角弓

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云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

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左氏傳杜預曰。詩小

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

晉范宣子來聘。云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云武子賦

角弓。

左氏傳詳見召南。標有梅。杜預曰。角弓。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云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

韓子賦。角弓。

左氏傳詳見召南。甘棠。杜預曰。角弓。取其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

親相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

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左氏傳昭公六年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禮記坊記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禮記坊記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

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為

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

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

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

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

必滅。詩曰。雨雪瀼瀼。見晁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此之謂也。非相篇

又曰。鄙夫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

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

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儒效篇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

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

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強。非之即危。倍之即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韓詩外傳第四卷。又見說苑建本篇。民之作人而。

韓詩外傳曰。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况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第四卷。

又曰。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同上。

又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

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

于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同上。

又曰。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即是范雎。魏牟。

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鈞。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

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

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撲鄙。即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

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窻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即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瀼瀼。見晁聿消。同上又曰。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小心。即畏義而節。知。即明達而類。愚。即端慤而法。喜。即和而洽。憂。即靜而達。達。即寧而容。窮。即納而詳。小人大心。即慢而暴。小心。

即淫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支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同上又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故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為法。故其言可以為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為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即治。失之即亂。由之即生。失之即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

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同上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
 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
 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
 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
 列陳，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
 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
 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
 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
 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

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
 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
 門，天下咸獲求寧，螻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
 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
 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
 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
 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
 漙漙，見現曰消。韓詩外傳第七卷
 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媯之子桓公，公
 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

日一作
 聿
 胡本無
 此則

吁果殺桓公。詩曰：無教猷升木。此之謂也。列女傳母儀傳

劉更生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詩人疾而

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漢書劉向傳詳見小雅十月之交

又曰：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

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

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

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

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

麋見晁，聿消。與易同義。同上

杜鄴曰：云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漢書詳見常棣

菀柳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

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

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

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

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

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

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

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偽喜謝之。鄙

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此比為

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允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

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愆，無自瘵焉。韓詩外傳第四卷又見戰國策楚策文小異

都人士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左氏傳襄公十四年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忠乎下脫
忠民之望
也一句

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篇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不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縈而誡之。父誡之東階之上。諸母誡之兩階之間。姑姊妹誡之門內。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久之。公遊於

瑯琊。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軒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立車無軒。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軒已具。姬始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列女傳貞順傳

黍苗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左氏

傳詳見六月。杜預曰。黍苗。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云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

寡君在。武何能焉。左氏傳詳見召南草蟲。杜預曰。黍苗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

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

秦伯饗公子。云明日燕。秦伯賦采芻。云公子賦黍苗。

子餘曰。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君實

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國語詳見

六月。韋昭曰。黍苗。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荀子曰。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

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

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

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富國篇

說苑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

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本立而道生。建本篇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云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左氏傳詳見召南草蟲。杜預曰。隰桑。義取思

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曰。爾其愛矣。遐不謂矣。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禮記表記篇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忠心藏之。何日忘之。孝經。本立而道生。夫本不立。則道不立。

韓詩外傳曰。南苗亦狩之。鞞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修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齧。忘其非揭。豢也。飯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

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第四卷。純按。修當作移。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忠

心藏之。何日忘之。韓詩外傳。第四卷。

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

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上同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敢託而去。新序雜事篇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

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嬖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列女傳賢明傳

白華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

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

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韓詩外傳第四

卷毛詩鐘鼓作鼓鐘

韓詩外傳曰。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

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

能見外也。第四卷

又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為政。心從而壞。遂不及。是以動而

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同上
 又曰：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
 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
 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
 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
 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
 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
 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
 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第七卷
 東方朔曰：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漢書詳見鶴鳴

谷永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
 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
 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
 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
 以絕驕嫚之端，抑褻闇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
 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
 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
 而天下亂者也。漢書谷永傳

班婕妤賦曰：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漢書外戚傳

禮記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學

荀子曰。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大略

韓詩外傳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

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

唯。且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

能趨。第四卷純按。踰當作喻。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春秋繁露。詳見魏之伐檀。

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左氏傳。詳見召南鵲巢。杜預曰。瓠葉。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

漸漸之石

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莫月宿于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篇

漢書曰。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

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天文志

何草不黃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

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立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家語在厄篇

詩書古傳卷第十五 終

詩書古傳卷第十五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

詩書古傳卷第十六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詩

大雅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云。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左氏傳詳見周南。

夫夫文王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

左氏傳桓公六年。公魯桓公也。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左氏傳莊公六年。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左氏傳文公二年。日本 討罰大率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

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左氏傳宣公十五年。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左氏

傳成公二年

君子曰。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

善也。左氏傳詳見小雅北山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左氏傳襄公三十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

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

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雖刃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肝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左氏傳昭公六年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左氏傳昭公十年。桓子齊陳桓子。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左氏

詩書古傳

卷第十六

四

傳昭公二十三年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土。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功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

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

晉國乎。

左氏傳昭公二十八年魏子之舉。杜預曰：謂舉魏戊事見皇矣。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怒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

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國語周語

叔孫穆子曰。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國語詳見小雅皇皇者華。

管子解曰。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也。管子形勢解篇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禮記中庸篇

子曰。好賢如緇衣。云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禮記

詳見鄭之緇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禮記緇衣篇

禮記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大學篇

又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同上

又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同上

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

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亡念爾祖。聿脩其德。

孝經

曰。體也。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亡。念。爾。祖。聿。脩。其。德。

墨子曰。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

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

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槃孟。鏤

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

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

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

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

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

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

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

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

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二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僂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明鬼下篇。純按周商當作商書。葆士之士。恐當作玉。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詳見幽之鴟鴞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孟子詳見幽之七月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離婁上篇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

受命於先師也。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同上

荀子曰。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君道篇

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

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
 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
 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
 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
 於以立身。其庶矣乎。孔叢子連叢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
 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
 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

德。古樂篇

又曰。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詳見周南兔置

韓詩外傳曰。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
 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
 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
 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
 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
 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
 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
 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
 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其行

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己。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

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竒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第五卷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

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韓詩外傳第五卷

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值，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

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古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第八

卷值當作殖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

一本惡下有問字

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為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

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韓詩外傳第十卷。純按謂當作為。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韓詩外傳第十卷。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

言言可傳 卷第十六 十三
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
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
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
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
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
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
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
之為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
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
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

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
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
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韓詩外傳第十卷。純按君君反國。疑

上君字當作
今聲之誤也。

新書曰。紂作桎。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桎之。
文王桎桎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
令殷之民投撒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以手撒
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
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况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王。則身必已安也。文曰。弗識

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君道

篇純按常當作嘗。文曰之文當作又。淮南子曰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

繆稱訓

春秋繁露曰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

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

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篇

鹽鐵論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

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袁盎面

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

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

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

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

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

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相刺篇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

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

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子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子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

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袍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新序雜事篇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勸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

言書古傳 卷第六 一六
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
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
弦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
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
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
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新序雜
事篇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
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

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
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
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眾賢也。
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
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
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之謂也。新序雜
事篇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
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

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新序雜事篇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

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

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

說苑曰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

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脩文篇

漢書曰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置土過制或替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

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王子侯表

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

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

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漢書劉向傳

王褒曰：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

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竦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云故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

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

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

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

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响

噓呼吸如倚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漢書王褒傳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

子比干直言於紂。云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

以于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云太公伊尹以
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
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
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
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
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
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
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
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
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

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
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
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漢書東方朔傳
梅福上書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
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書梅福傳
王吉上疏曰。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
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
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漢書王吉傳

翼奉曰。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

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

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

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

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

殷。駿命不易。漢書翼奉傳

李尋曰。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

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

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

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

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

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

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非虛言也。漢書李尋傳

漢元帝詔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

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

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

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

朕甚憮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執思之。無

違朕意。漢書東平思王字傳

匡衡上疏曰。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漢書匡衡傳

王莽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漢書王莽傳

詩書古傳卷第十六 終

詩書古傳卷第十六
 詩有前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大夫大夫于時論王
 志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時惟執思之
 運朕意
 天之所命罔常性爾蓋安公未為禱室實其始
 二章因二百一十薄墨燬或于于願語不云乎或
 王奉策命語于曰於爾嬰晉皇天古八大夫所聖也
 淵淵於于答之於爾首章蓋至爾之本也

詩書古傳卷第十七

日本無信陽太宰純其輯之

詩以千行其間之卷吾曰劍之夫必於之不可以

大雅也美者姜力美力難之而言於公于曰於於

大明行而惠之與於於轉於於不證矣五讀莫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左氏傳詳見小雅正月杜預曰首章言文王明

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左氏傳昭公二十六年

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

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國語詳見鄭之將仲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後。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禮記表記篇

荀子曰。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正論篇

又曰。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

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解蔽篇

呂氏春秋曰。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務本篇

又曰。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行論篇

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韓詩外傳詳見周頌武篇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

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為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憐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為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韓詩外傳第五卷韓詩外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

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第十卷淮南子曰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

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鼙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主術訓春秋繁露曰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天道無二篇又曰天者百神之天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

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郊祭篇注曰。地

疑是他字。

又曰。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如天之為篇。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

任。旦夕勤勞。以進嬏道。太姒號曰文母。列女傳

母儀傳

董仲舒曰。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盖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漢書董仲舒傳

貢禹奏言。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盖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謀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漢書

貢禹傳

陳崇曰。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

曷。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漢書王莽傳。公謂莽。

縣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云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

左氏傳。詳見召南甘棠。杜預曰。縣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縣縣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

輔。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

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左氏傳哀公二年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

云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

有。孟子詳見小雅正月。

孟子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詳見邶之柏舟。

孔子曰。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

乎牖里之害。孔叢子詳見書益稷。

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云詩曰。乃立冢土。漢書郊祀志詳見小

雅甫

械樸。之本。古音夫。王公儕而等。與之少。故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入而迷。今吾

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

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

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曾無

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

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

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芃械樸。

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晏子春秋純按問焉下。恐脫日字。或焉當作曰。莫三人。擗魯國。皆未詳。

荀子曰。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倞曰。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為

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笙簧。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亶亶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富國篇純按毛詩亶亶作勉勉。韓詩外傳曰。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亶亶文王。綱紀四方。第五卷純

按成當作盛。亶亶文王。毛詩作勉勉我王。

新書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讎。堯。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隰侯。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

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慤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連語篇。純按。昇當作契。趨詩作趨。

又曰。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踰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踰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慤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容經

篇

春秋繁露曰。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
 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
 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
 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
 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
 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
 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
 郊乎。四祭
 又曰。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

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
 郊祭以享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
 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
 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芄棫樸。薪
 之。禋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
 璋戕戕。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
 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
 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郊祀篇注云央

一作殃

說苑曰。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文質美也。脩文篇

旱麓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左氏

傳僖公十二年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左氏

傳成公八年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

可盖也。求盖入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土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國語周語中。襄公。周單襄公朝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同上周禮記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篇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

心。仁之厚也。云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

求福不回。禮記。詳見大明。

崔杼既弑莊公。云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晏子春秋。詳見鄭之羔裘。純按呂氏春秋。知本篇亦載此事。文頗同。不錄。

淮南子曰。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

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

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

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

吻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

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

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言以信義為準繩也。秦族訓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

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

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

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

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

殆。治裝衣而下游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泐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沉於人乎

說苑脩文篇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招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噐殊椀枷異巾擲所以正分也若諸侯外

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官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繼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表儀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吳王慙遂退舍伯嬴率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一詩曰莫莫

一本此則
在賈賈傳

葛纍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列女傳節

義傳。純曰。楚平夫人。決非秦穆之子。穆公字誤。毛詩纍作藟。

詩書古傳卷第十七終

